

古岩斋丛稿

俞达珠 编著

福唐湯筆

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



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福唐漫笔/俞达珠编著. —福州: 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
2008. 5

(古岩斋丛稿)

ISBN 978 - 7 - 80691 - 393 - 2

I. 福… II. 俞… III. 福清市 - 地方史 - 文集 IV.
K295. 74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68810 号

封面题字: 林浴生

特约编辑: 俞鼎芬

责任编辑: 陈月生

装帧设计: 林文新

古岩斋丛稿

福唐漫笔

编 著: 俞达珠

出版发行: 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

地 址: 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出版中心 12 层

网 址: www.hcsy.net.cn

邮 编: 350001

印 刷: 福州德安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9 毫米 × 1194 毫米 1/32

印 张: 9.75

字 数: 200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 册

书 号: ISBN 978 - 7 - 80691 - 393 - 2/ K · 65

全套定价: 68.00 元

序

施祖松

序

1

我认识达珠先生时，他已是任职多年的科级干部。官不大，在我们所居住的小城，却是一个被人仰视的角色，足以让许多官欲强烈者艳羡不已。

然而，达珠先生并不感到春风得意。他绝不因被周围人所期待、所礼让、所讨好而陶醉，更不迷恋于权力、地位、官职和待遇，而是把做官作为一种正当职业。尤为可贵的是，工作之余，他以超人的勤奋和激情，把别人用于休息、应酬的时间，投入到超功利的读书写作之中，目不窥园，潜心贯注，独与天地精神往来。显然，这与时下大多数人认可的社会价值格格不入。对此，朋友们多以为是因为他天性刚直耿介，所以难以融合官场的体制和风习。我却不这样看。其实，即使如朋友们所说，至少可以发现，人生追求未必总是显示进取姿态。追风赶潮，在时代的舞台上叱咤风云是一种追求；与喧闹的尘世生活保持距离，时刻抗拒某些潮流的谬见和欺骗，在寂寞淡泊中坚持，也是一种追求。我常想，世界之大，诱惑之多，而属于每个人的现实可能性终究有限。既然如此，顺应自己的天性，选择自己兴趣做的事，即使平凡清贫，从某种意义上，不也就拥有了灵肉和谐的心智生活和牢不可破的精神家园。

也许是因为心灵相通的缘故，我与达珠先生交往日深。大约是去年夏日的一天，我和是明同学与达珠先生闲谈时知道他留有数十万字文稿，就极力动员他整理出版。开头他并不同

意，说是水平不高，恐怕贻笑大方。后来经不起我们反复劝说，也就同意了，于是开始了文稿的取舍、整理、编校。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文稿终于得以付梓出版。

文稿取名“古岩斋丛稿”，收入达珠先生方志研究、民间传闻、读书随笔等作品，还收入他数十年来从史书、方志中钩稽辑录历代诗人吟福清的诗词歌赋1800多首，近80万字。尽管内容看起来纷杂，但主要集中在方志研究、考证方面，即使是民间传闻，虽说是在说故事，却处处在考证山川名胜的来龙去脉，辨析民间传闻的真伪缘由，许多异于并超出前人的见解，经过磨砺萃取，形成独特的学术构思，留下丰富的方志研究资料。试想，一个连小学文凭都没有，又长期担任行政工作的作者，靠毕生刻苦执著，竟然取得这样的成果，不能不令我敬佩不已。不仅如此，他在文稿中所表现出来的持正不阿的品格、超越自我的精神追求，常常令我自惭形秽，感动莫名。

是为序。

2007年11月8日

我读“古岩斋丛稿”

陈是明

我是“古岩斋丛稿”的第一个读者，这是荣幸的事，有“先睹为快”之感。从中我了解到以往无缘知晓的我们福清古往今来的山川名胜、人文典故、邑人春秋、民间趣闻以及当代的社会风尚和人们思维的某些侧面。这是“古岩斋丛稿”展示给读者的第一个层面——玉融历史和文化的丰实资料，弥补了现存福清方志资料的不足和某些时代阶段的空白。作为福清人，不了解福清的“古”与“今”，不能说不是遗憾。作者为我们推介了玉融大地瑰丽的名胜胜迹、先贤业绩、宗教民俗、教育文化以及山川变异和长期流传在民间的有趣传闻。总计近80万言。读后，使我们对福清更了解，对自己的家乡更热爱。读后，使我们感奋，为了福唐古邑的未来更加美好，作为玉融儿女，要为之献身，为之努力，为之添砖加瓦，做一个无愧于家园的园丁。

读罢“古岩斋丛稿”，还感受到作者给我们展示的第二个层面，是作者怀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这在《福唐佚闻》篇中尤为突出。流传在民间的各类传说，难免带着各个时代社会风尚的烙印。有民主性的精华，也有封建性的糟粕，甚至有庸俗、阴暗的一面。作者在选材和编写过程中，摒弃了“兼收并蓄”的自然主义倾向，经过审慎的取舍，给读者提供了健康有益的“精神食粮”，如《叶相传说》。叶氏在当时的社会氛围中，尚能持正不阿，自然是难能可贵的，但却得罪了许多

人。不论是面对乡亲还是同僚，均取“不以党心植交”的态度，遭到许多人的不满。一些奸佞小人从中造谣、诬陷，把他描绘成“制造独相”局面的奸臣、戏弄下属的流氓、破人风水的黑心小人等，在民间广为流传，久而久之，人们就信以为真，即所谓“谣言重复一百遍就变成真理”。作者查阅了大量有关叶向高的历史资料，对传说作了“改造”，汇集、整理、编写30多篇符合叶向高历史风貌的传说，扭转了300多年在民间的误传。

“古岩斋丛稿”给读者展示的第三个层面，是实事求是的精神贯穿作者写作的全过程。对于现有地方志乘资料的讹误，作者不厌其烦地考证、辨析。在《史迹钩沉》卷中，引用了大量的史籍记载和经过实地考察得来的第一手资料，对大至山川变异、湖泊升沉、城郭建置，小至人物的名、字、号，地域地名的变迁，无不一一考辨。如明末海匪出身的抗清名将周崔芝，以往史家曾罗列他的七个名字和别号。作者从质疑入手，终于弄明白他名字的真实面目。“石塘是今之玉塘”几乎被今人普遍认同，但作者在考证南少林遗址过程中发现此说有误，便不放过，作了专题考证，得出人们意料之外的结论——石塘不是今之玉塘，是今之瑞亭村的一部分。为了坚持“求实”学风，作者只唯实，不迷信任何名家的错误论点，不畏惧任何权威。上世纪90年代，“闽省争说南少林”，沸沸扬扬，人们莫衷一是。作者与同仁们对福清少林院作了深入细致的全面考证，用不可辩驳的事实回应了一些专家学者所提供的伪证，得出“福清少林寺遗址是福建省唯一的南少林遗址”的结论。作者又以“唯实”的精神，对以往民间所盛传的“雍正灭少林”之说作了研究，认为“历史上没有发生过雍正灭少林”这一事件。福清少林寺的消亡是朱元璋限制佛教发展的政策所致，是“渐变”的，不是雍正一把火烧了少林寺的“突变”。

所致。这一结论，被后来考古发现的资料所印证，也在《八闽通志》中找到记载，可谓“史有明证”。

我读“古岩斋丛稿”，从中还感受到作者深厚的爱国爱乡之情。从他与他文友们的通信中可以看到，他对故乡文史资料的搜集、整理和汇编工作，整整花费了40年的时间和精力，先后集校重刊了叶向高的《蓬编》和《灵石山志》、《福庐灵岩志》、《瑞岩山志》、《海口特志》、《续海口志》、《狮子岩志》以及郑侠的《西塘集》，与黄以庚先生合作汇辑刊印了《玉融名胜历代诗钞》；收录了历代300多位诗人吟唱福清的1300多首诗歌，之后又独立续作补遗和辑录诗人简介；主持编撰了《石竹山志》和《瑞亭村志》；抢救收藏了《龙卧寺概略》、《万石山笔啸集》、《福清历代著述人物志》、《清·福清选举志》以及《福清县志续略》等方志资料（其中多是孤本），撰写了30多篇“玉融史迹考辨”专题文章和33篇玉融先贤的生平事略。平心而论，“古岩斋丛稿”的文采不算上乘，朴实无华是其特色，这一特色可以体味出作者的真实情感。正如作者在《玉融古趣·后记》中所说：“自己幼年遭逢乱世而失学，因此所作文字虽然留下了驽马的蹄印，亦是爱乡的微诚。”这是“古岩斋丛稿”给读者展示的第四个层面。在这一层面里作者对历史上的爱国英雄充满崇敬之情，对于当代有些人企图为汉奸卖国贼翻案的行径给予无情的怒斥，同样使读者感奋不已。

作者曾自我解嘲说：“我是个‘刍形杂家’”。这在“古岩斋丛稿”中可以找到印证。收在这部集子里的文章，有历史研究、民间文学、文史考析、读书随笔等等，不可谓不“杂”。以一个连小学文凭都没有的作者，要达到这样“刍形”水平的“杂家”，谈何容易。如果不靠毕生坚持不懈的勤奋，如果没有爱乡的强烈情愫，如果对传统文化缺乏高度

兴趣的话，要做一个“乌形”水平的“杂家”，只能是不可成真的“梦幻”而已。作者在“古岩斋丛稿”中多次提到他的启蒙塾师自编的一篇蒙童教材，是他一生的座右铭。这篇教材只有47个字：“飞禽走兽，饥知食，渴知饮，又能营巢穴，为休息之所。其极异者，能为人言，唯不知书，故终不如人。人不读书，则与禽兽何异？”“不读书，与禽兽何异”刺痛了作者少年时的心。他幼年丧父，母亲含辛茹苦，又遭逢日寇两度入侵，因而失学了。但不甘当一个无异于“禽兽”的文盲，走上自学的道路，如今虽已是“古稀”老人，依然手不释卷，这又给读者展示了更珍贵的一个层面——人生，要奋进不息！

2007年6月15日

清源永福潮陶康之戲千穉閱
尚武談史風雲殆在眼展箋珠玉
貴搜腸腹求長發就孤燈一樽
醇斟於五柳旁耕硯沚來怡心
車一腔熱血富滄桑

張古義齋業稿呈

逢珠先生郢波

歲在丁亥七月沈生並書



卷一 史迹钩沉

豆区园史迹考	(1)
漫说“石塘”	(4)
茶亭小考	(7)
关于《福清辨》的通信	(9)
“公元 699 年立县”说存疑	(13)
再说“公元 699 年立县”	(15)
福清历史上两次迁海说略	(18)
玉融无石不成景 灵石香沾第一名	
——灵石山叙说	(21)
灵石景观简介	(28)
少林院即是少林寺	(34)
福清少林寺遗址是如何发现的?	(35)
石竹名山概说	(39)
在日本刊刻的《狮子岩志》	(43)
海国横秀色	
——漫话瑞岩山	(45)
万石山一百单三景	(58)
镇东卫与万安所统属关系考	(68)

风景这边独好

- 目屿岛景观欣赏 (71)
- 福清邑志再补一种 (74)
- 福清旧志再补二种 (76)
- 玉融史迹考辨三题 (79)
- 八闽何处另有“新少林”? (82)
- 福清“邑名”考 (86)
- 福清“两鼓楼”

- 福唐鼓楼之谜 (89)

游子悲故乡

- 涂之尧和他的《故乡风物记》 (92)

附：佚文辑录

- 故乡风物记 (94)
- 东游漫记 (100)
- 《万石山笔啸集》序 (102)
- 《万石山志》序 (103)
- 御史心弘林先生乡邦颂德生祠碑记 (104)
- 鼎建侍御心弘林先生惠德生祠碑记 (105)
- 叶门女性 (107)
- 叶向高资料六则 (117)
- 王怀晋和他的三次上书文本 (124)
- 御控官吏虐民 指陈征粮积弊疏
- 林弥高狱中遗稿 (134)
- 叶成学墓志铭 (138)

卷二 读书札记

- 读《深沉的思念》给祖松的一封信 (141)
- 读陈昱的《也谈“沉重的书包”》 (143)

读陈昱的《史家总爱隋唐好 独恨无人作郑笺》···	(147)
读王云龙的《孙子兵法集解》·····	(151)
读《明代福清“铁面御史”林汝翥》有感·····	(165)
为南少林寺给××的信·····	(174)
敢与名家论是非	
——读陈昱的《放逐精神家园》·····	(176)
“存在决定意识”的新解	
——浅说陈昱的《詹姆逊意识形态诗学研究》···	(178)
别具一格的欣赏和导读	
——读吕世立先生的《玉融多名胜 诗苑有奇葩》	
·····	(188)
论中国历史上的三次变法·····	(191)
也谈中国历史上的“改革”·····	(207)
古代福清籍官员的“画谏”·····	(211)

卷三 书简通讯

致吴端升先生·····	(215)
致《落花》作者·····	(218)
致蔡宗英兄·····	(220)
致周宏发先生·····	(222)
致叶翔同志·····	(223)
致××同志·····	(225)
致俞奋初先生·····	(228)
致内侄孙陈若松·····	(229)
致周秉恒兄·····	(232)
致何桂春教授·····	(233)
致《福清文物志》编撰者·····	(235)

致林小平同志	(237)
致翁发喜先生	(240)
致郑仲俊先生	(242)
致刘大治先生	(243)
致王渊华先生	(244)
致林尉民先生	(245)
关于《隐元禅师家世资料》的通讯	(248)
答吕世立先生	(249)

卷四 杂感漫录

录前人吟竹诗以抒怀	(251)
人生·情感·漩涡	
——寄给远方朋友	(251)
“绿儿”离开了我的家	(252)
“如意”说	(254)
追忆海口小学片断	(256)
东营余氏族谱·序	(259)
我与《福清文史资料》结缘	(262)
福清“黄檗诗话”三题	(265)
读报有感	(283)
吾生有幸	
——编后感言	(295)

卷一 史迹钩沉

豆区园史迹考

1994年6月14日，市政府召开有关部门和各界人士参加座谈会，讨论重修豆区园的方案。与会者一致认为，市委、市府、市政协领导决定重修豆区园，使福清人民几十年的愿望得以实现，无疑是一件大好事。但涉及豆区园是不是明朝内阁首辅叶向高所筑，却有了不同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豆区园是“叶相花园”，这不仅自明清以来在民间广为流传，妇孺皆知，而且清乾隆版《福清县志》也明确记载“豆区园，明叶文忠公筑”，已成了“不可移易的定论”。

另一种意见认为，豆区园是福清现存的唯一名园，其价值是不可估量的。但是不是叶向高所筑，尚缺乏有力的直接证据。应该进一步考证，以利于将来编写《豆区园介绍》。其理由有：（一）清康熙十一年修的《福清县志》只载：“豆区园，在上井街假山巷。”没有说是“叶向高筑”。康熙十一年（1672）距叶向高逝世才45年，到乾隆十二年（1747）修的《福清县志》，突然出现豆区园“明叶文忠筑”的记载，不知其依据是什么？这时离向高逝世已120年。（二）筑这样的名园，在叶向高来说，应当是大事，然而，叶自己从未提及。向高原籍在港头镇后叶村，他于万历三十年（1602）任南京（明时的陪都）吏部侍郎，闲职无事，回福清搬家，从后叶迁居县城。“初买龚氏宅，甚隘，无力他徙，于西关外觅隙地数亩，辟园筑室，为游憩之区”。这是叶自撰的一生大事记《蓬

编》所载。此后，编年体的《蓬编》没有再提及豆区园的事，而于儿女子孙婚嫁、修建寺院、造桥铺路、重修书院以及择地造坟等却记之甚详。（三）近年来已有几位老先生撰文质疑，如敖翔、陈金柱两先生的《豆区园介绍》（见《福清文史资料》1984年第三期）提出：“豆区园始建于何时，已无文献可考。据传叶家之前属蔡姓。”乃佳先生的《相国园林考》（见《融霞》1983年第4期）提到：“叶向高编写的《蓬编》记载着他告老回乡后，晚年休憩之所在西园……这个手写本并无只字提及豆区园，可见豆区园不是叶向高手创的园林。听老一辈传说，豆区园最初的主人是敖家，后代人卖给何家，再由何家卖给叶家（相国的子孙），一百年前又由叶家卖给吴家。”

对于叶向高没有留下只字提及豆区园一事，陈增康先生的《叶相国园林今昔》（见《融霞》1984年第1期）一文作了解释：“由于清初兴文字狱，叶向高的好多著作，被列为禁书而焚毁（见陈乃乾《禁书总录》）。”

对于上述的两种不同意见，主持座谈会的政协领导决定：一边着手筹备重修，一边进一步考证。这无疑是正确的。据此，笔者于会后又查阅了有关资料，引述如下，供同志们参考。

一、清康熙版《福清县志》没有提及豆区园始建于何时，也无何人所筑的记载。而于“闲云石”条却记载了闲云石上的铭文是叶向高所撰写的。

二、1960年编的《福清新志稿》“名胜”部分记述：豆区园在县城假山巷，明相国叶向高游憩之所，又称叶向高花园。据《福建通志》（按：《福建通志》有多种版本，这里未说明引自何本）载：豆区园创自前明，建自何人未详。该园初未有名，叶向高死后，分属其孙叶益苞。后稍增饰，题曰“豆区园”。

三、清·施鸿保《闽杂记》（按此书作于道光二十五年，

成于咸丰六年，即 1845—1856）卷三“金土地”条载：“福清叶文忠园，今归吴擢英上舍（按：太学生中的上等生），道光甲午（1834），以八百金购之叶氏者。”

四、清康熙年间的灵石住持寂影禅师（1629—1700）有游豆区园诗，诗序：“同友游叶府假山，登宝纶楼，次韵。”诗句有“箕山成胜处，林下适遨游……仰忆纶音在，浮云任去留”。说明叶向高曾游憩豆区园。

五、福清市图书馆藏《福建通志》（按因是残本，无法定其何种版本）载：“豆区园，在城内上井街桧亭巷，叶向高读书处。见乾隆旧志。”又：“锦山园，在北隅后巷，夏龙山筑。积翠园，在北二隅，林仰山筑。”按此条记载，锦山园和积翠园均说明建筑人，而豆区园何人所筑，未下定语。

从上述资料看，豆区园始创于何时，何人所辟，尚无法定论。直接记载是叶向高筑的，只有乾隆版《福清县志》一书。而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乾隆版县志，是光绪二十四年（1898）重刊的，距原版时间已有 151 年。重刊时有否增补、改动，因无原版可供核对，只好存疑。至于说因清初文字狱而禁毁叶向高的著作，造成今天我们看不到叶向高关于豆区园的记述问题，查“四库馆”的上谕载：乾隆皇帝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十一月十七日上谕说：“叶向高为当时正人……然视其《纶扉奏草》……其书为明季丧乱所关，足资考鉴。惟当改易违碍字句，无庸销毁。”可见，叶的著作只被改去有碍清朝统治的字句，并未被“焚毁”，而且改动的只是政治策论方面，而诗词、题联并未列禁。清初修的两部县志，保留了叶的许多诗文，就是明证。为了能够更深入地考证，建议有关部门着力搜寻福清地方史志资料和叶的全部著作，改变因历史原因造成我市地方文献奇缺状况，以利于地方史的研究和“文献名邦”的再现。